九州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Kyushu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馮至與魯迅 : 關於《十四行集・魯迅》

秋吉, 久紀夫
九州大学言語文化部 : 教授

https://doi.org/10.15017/9719

出版情報：中国文学論集. 17, pp.98-123, 1988-12-31.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馮至與魯迅

——關於《十四行集・魯迅》

秋吉　久紀夫

(一)

馮至於一九四一年在雲南省會昆明創作了十四行體詩集『十四行集』，共二十七首。本文要探討的《魯迅》即爲其中的第十一篇，抄錄於下：

一一

在許多年前的一箇深夜，
你爲幾箇青年感到一覺，
你不知經驗過多少幻滅，
但那一覺却永不曾凋謝。

我永久抱着感謝的深情
望着你，爲了我們的時代：
牠被些愚蠢的人們毀壞，
但是牠的維護人却一生

被摒擠在這個世界以外，
有幾次望出來一綫光明，
轉過頭來又有烏雲遮蓋。

你走完你的艱險的行程，
艱苦中祇有路旁的小草，
曾經引出你希望的微笑。注(1)

『十四行集』的版本目前共有四種。A種是一九四二年五月桂林明日社刊行的《十四行集》爲初版，僅發行二百三十冊。其中三十冊用高級重紙印刷，二百册用瀏陽紙印制。B種是一九四九年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的《十四行集》

，版權頁雖印有『初版』字樣，實爲再版本。C種是一九八〇年八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刊行的《馮至詩選》，其中收錄《十四行二十七首》。D種是一九八五年八月成都的四川文藝出版社刊行的《馮至選集》二卷本，其中第一卷收入《十四行二十七首》。我所使用的這四箇版本，A種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本。B種爲東京大學文學部藏本。C和D均直接受贈於馮至氏。

對照以上四箇版本，CD完全相同。這或許是因爲兩箇出版社同在成都，因而使用了同一制版的緣故。但A、B、C各版本之間在文字上頗有出入。僅從第十一篇來看，明顯不同之處計有：

第一行　A版本〔深夜〕
　　B、C版本〔黃昏〕

第二行　A版本〔一覺，〕
　　B版本〔，一覺，；〕
　　C版本〔一覺；〕

第四行　A版本〔但那"一覺"却永不曾凋謝。〕
　　B版本〔但是那"一覺"却永不消沈。〕
　　C版本〔但是那一覺却永不消沈。〕

第五行　A版本〔我永久抱着〕
　　B版本〔我永久懷着〕

C版本〔我永遠懷着〕

第八行　A版本〔但是〕

B、C版本〔可是〕

第九行　A版本〔被摒擠在這箇世界以外，〕

B、C版本〔被摒棄在這箇世界以外—〕

第十行　A版本〔有幾次望出來一綫光明，〕

B、C版本〔你有幾回望出一綫光明，〕

第十二行　A版本〔你走完你的艱險的行程，〕

B版本〔你走完了你艱險的行程，〕

C版本〔你走完了你艱苦的行程，〕

此外，『一一』本不過是《十四行集》的篇目序號，B版本仍作『一一』，而C版本則標明『一一魯迅』，并在該頁下端附註「魯迅《野草》中最後一篇是《一覺》」。再有，A版本《十四行集》的最後附註項中沒有『一一』的註釋。而在B版本最後的附註項中增加了「《十四行第十一首》魯迅的野草里有一篇一覺」。C版本則將註釋移到該頁下端。由此可知，《十四行集》第十一篇是作者一九四一年在昆明以魯迅爲題材而創作的，這當是明白無誤的。

關於對馮至的《十四行集》的評價，著名的評論有李廣田《沈思的詩——論馮至的〈十四行集〉》[注(2)]、和馮文炳（廢名）《十四行集》[注(3)]比較起來，前者更有論點明快、論述酣暢、批評中肯的優點。李廣田也是詩人，一九四一

年與馮至同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外國文學系執教。李廣田之妻王蘭馨任教于商業職校，他們在商業職校的教員宿舍（昆明市福照街）住了五年。儘管有日軍的猛烈轟炸，他仍然寫出了《詩的藝術》、《圈外》、《灌木集》、《歡喜團》等著述。注(4)

李廣田對《十四行集》有如下評論：

> 在這些名字中（蔡元培，魯迅，杜甫，歌德，梵詞—筆者注）我們應當先提出魯迅，因爲他對我們太切近了。到現在，『魯迅』這兩箇字已經有了說不盡的含義。他一生在『艱苦的行程』中拖了『我們的時代』向前走，他走到死，工作到死，戰鬪到死。他的生命實在已化作無數生命，因爲有多少人都『永久抱着無限的深情望着』他，『爲了我們的時代』，就正如我們的詩人所說的。在詩人個人以及其朋友，我是說，沉鍾社的諸作家們，對於魯迅，當然更感到親近，因爲他們曾由魯迅寄託過很大的希望幷曾給與了很多的鼓舞，魯迅總是把希望託之於青年的，而他們確也幷未有所辜負，這就是魯迅在《野草》中所寫的那《一覺》，也就是詩人所寫的：
>
> 在許多年前的一箇深夜
> 你爲幾箇青年感到一覺，（十一）
>
> 那實在是一箇『深夜』，此刻我們雖已望見黎明，而實在也還是在黎明之前，任重而道遠，我們這一代人應當何以自處呢？

對《十四行集》作如此評論的，以前尚未有過。

(二)

馮至在《十四行集·魯迅》中所謳歌的魯迅《野草》中的『一覺』，是什麼呢？下面我們來看一些片斷：

我忽然記起一件事：兩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學的教員予備室里，看見進來了一箇并不熟識的青年，默默地給我一包書，便出去了；打開看時，是一本《淺草》。就在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許多話。啊，這贈品是多麼豐饒呵！可惜那《淺草》不再出版了，似乎祇成了《沉鍾》的前身。那《沉鍾》就在這風沙湧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裏寂寞地鳴動。……《沉鍾》的《無題》—代啓事—說：『有人說，我們的社會是一片沙漠。——如果當眞是一片沙漠，這雖然荒漠一點也還靜肅；雖然寂寞一點也還會使你感覺蒼茫。何至于像這樣的渾沌，這樣的陰沉，而且這樣的離奇變幻！』

是的，青年的魂靈屹立在我眼前，他們已經粗暴了，或者將要粗暴了，然而我愛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靈，因爲他使我覺得是在人間，是在人間活着。注(5)

我們在馮至的《魯迅》這篇詩中，看到了一幅剔透鮮明的影像。這首詩的第一節『在許多年前的一箇深夜』一句，指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你爲幾箇青年感到一覺』中的幾箇青年，是指包括馮至在內的淺草社、沉鍾社，以及魯迅爲其整理書稿的那些年輕的作家們。馮至贈魯迅《淺草》一書事，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的《魯迅日記》中有如下記載：

晴，風。上午往師大講。午後往北大講。淺草社員贈《淺草》一卷之四期一本。注(6)

由此可知該《淺草》爲第一卷第四期。馮至著《魯迅與沉鍾社》一文注(7)以及《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第二冊《期

刊部分》都可資印證。在《淺草》這一期中載有馮至的長詩《河上》及《吹簫人的故事》，他一定是希望得到魯迅的批評，而抑制着內心的激動，親手把書交給魯迅的。此外，本期的撰稿人還有：韓君格、林如稷、陳翔鶴、王怡庵、李開先、徐丹歌、呂一鳴、陳煒謨等。第一卷第四期的版權頁印有：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編輯者淺草社、發行所泰東圖書局（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本社通信處1.北京北京大學第二宿舍陳煒謨、2.上海浙江路二八七號陳承蔭

如魯迅所說，這一期乃是《淺草》的終刊號。注(8)

《一覺》原發表在《語絲》上，其中提到《沉鍾》的《無題》——代啓事，是指《沉鍾》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發行），內容是宣告停刊。注(9)這一期的撰稿人祇有楊晦和流沙，所以估計《無題》的作者Y是楊晦。到魯迅寫作『一覺』的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爲止，魯迅能見到的『沉鍾』應是從第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發行）至第十期。不會涉及那以後出版的《沉鍾》半月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發行）。注(10)《沉鍾》周刊是自費印刷，四人編輯（楊晦，陳翔鶴，陳煒謨，馮至）。第一期至第四期由北京的北新書局發行，第五期起改由自己發行。注(11)馮至在周刊上發表過《從深谷里》、《仲尼之將來》、《別友》、《秋暮》、《遙遠》、《記克萊思特（H.Kleis）的死》、《綉帷幔的少尼》、《夜巷的三部曲》、《在郊原》等。除上述四人之外，撰稿人還有鄧均吾、王怡庵、莎子、石君等人。《淺草》與《沉鍾》是兩箇組織，但成員幾乎相同。

魯迅得到了『沉鍾』周刊的終刊號（第十期，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也得到了此後不再發行的《淺草》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五年二月二五日），他當然知道這兩種雜誌是由同一些青年人辦的，并深知他們的坎坷和挫折。魯迅不能袖手

旁觀這些大有前途的青年們『苦悶了，呻吟了，憤怒而且終於粗暴了』，于是在四月十日寫下了《一覺》加以激勵：

野薊經了幾乎致命的摧折，還要開一朵小花，我記得托爾斯泰曾受了很大的感動，因此寫出一篇小說來。但是，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間，拼命伸長牠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來造成碧綠的林莽，自然是爲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勞枯渴的旅人，一見就怡然覺得遇到了暫時息肩之所……注(12)

這些話給沉鍾社的青年們注入了極大的活力。他們歡呼着，貪婪地閱讀《語絲》第七十五期上的《一覺》。《沉鍾》周刊從一九二五年十月創刊，出了十期，在社會上得不到任何反應，我們僅有的幾箇人，爲它寫稿子，爲它跑印刷廠，爲它到書店託人代售，遭受書商的白眼，不料在默默無聞不得不忍痛停刊後，却從我們最敬重的魯迅那里得到肯定和稱讚。那正是三・一八慘案後的一箇月左右，全北京處在哀悼死難烈士和聲討反動政權的悲憤氣氛中。注(13)

三・一八事件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鎭壓北京民衆，造成死四十餘人，傷二百餘人的流血事件。因此，沉鍾社的青年們氣喘吁吁地跑到魯迅家里來，這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的事。魯迅在當天的日記寫道：

曇。午後寄靜農信，復曲均九信。下午陳煒謨、馮至來。繆金源來。晚往醫院。注(14)

這里提到的醫院，是魯迅爲免遭逮捕而避難的一家法國醫院。青年們却完全不知魯迅正置身於這樣的險境。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沉鍾》再度敲響，半月刊第一期問世了。

馮至《十四行集・魯迅》的第一節中『你不知經驗過多少幻滅，但那一覺却永不曾凋謝』，這『多少幻滅』自然是有感於對後來屬于沉鍾社的馮至、楊晦、陳翔鶴、陳煒謨等人的期待而發，這是顯而易見的。

一九三五年七月，魯迅在上海的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刊行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的《導言》中這樣寫道：沉鍾社却確是中國的最堅毅，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它好像眞要如吉辛的話，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鍾》的鑄造者，死也得在水底裏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鍾聲。然而他們幷不能做到，他們是活着的，時移世易，百事俱非；他們是要歌唱的，而聽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祇剩下一片茫茫白地，於是也祇好在風塵瀕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們的箜篌了。注(15)

當年，在馮至的胸中一定是反覆回味着這交些話的。

魯迅此文雖然距《一覺》（一九二六年四月）已有九年的時光歲月，但前後所說的話却完全是一樣的。《一覺》中他說：『那沉鍾就在這風沙瀕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裏寂寞地鳴動。』《導言》中他說：『於是也祇好在風塵頻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們的箜篌了。』即使到了一九四一年這箇時候，雖然魯迅已經過世，但馮至重新感到那『一覺』『却永不凋謝』。

《十四行集・魯迅》的第二節『我永久抱着感謝的深情／望着你，爲了我們的時代：』其中的『我』是馮至本人。對於馮至來說，他是深切領會魯迅那充滿期待的慈愛目光的。魯迅在《野草》的《一覺》一文中所說：『二、三年前（已查明是一年前的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筆者注）我在北京大學的教員預備室裏，看見進來了一個幷不熟識的青年，默默地給我一包書』，這青年正是馮至。他當時在北京大學外語系德國文學專業學習。後來他這樣回憶：

那天下午，魯迅講完課後，我跟隨他走到教員休息室，把一本用報紙包好的『淺草』交給他。他問我是什麼書，我簡短地回答兩個字《淺草》。他沒有問我的名姓，我便走出去了。注(16)

後來，他讀到《語絲》第七十五期上的《一覺》，從中發現了有關自己上述情況的記述，十分激動，他寫道：

大約是四月裏的一個星期日，我一如既往地從報童手中買到剛剛出版的《語絲》，當我在魯迅的《一覺》中看到《淺草》和《沉鍾》的字樣時，我的心是多麼意想不到地激動啊！那一天，我們好像度過一個小小的節日。注(17)

這個時候越是激動，九年後閱讀《導言》時的絶望則越是巨大。因爲《導言》末尾的『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們的箜篌了』，其中的『箜篌』（古代樂器）是直接指馮至本人的。現在查明，當年馮至在北京大學教員預備室交給魯迅的《淺草》第一卷第四期中，確實回響着箜篌的聲音。前面已提到這一期的篇目和作者，其中就有馮至的長詩《河上》。該詩寫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夜，內容是取材於《詩經》的《秦風、兼葭》和《古今註》的《朝鮮津卒霍里子高》，詩的最後部分寫了白首狂夫沉入河中，其妻相隨的場面：

妻援箜篌而歌！（妻歌）『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往復歌之，東方雲霞已紅，聲溢悽婉。伊亦跳入河中。注(18)

『箜篌』的廻盪確實更增添了《河上》的悲劇氣氛。

《十四行集·魯迅》第二節後半部到第三節，清晰地描寫了魯迅荆棘叢生的生涯。從客觀上來說，到一九三〇年九月赴德留學之前，是馮至最能切身了解魯迅的時期。他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回國。由此看來，我們從馮至所描寫的魯迅像中探索魯迅的有關情況是最合適的。

『牠被些愚蠢的人們毀壞，但是牠的維護人却一生／被摒擠在這個世界以外』，『牠』是指『我們的時代』。『牠的維護人』無疑是魯迅。那麼，『愚蠢的人們』究竟是哪些人呢？馮至的文中說得很籠統。從表面來看，有段祺瑞政府。

如對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慘案有這樣的描述：

那時，北京籠罩在極其混沌、黑暗、恐怖的氣氛中。北洋軍閥段祺瑞在三月十八日大肆屠殺青年學生，又下令通緝所謂『暴徒首領』，隨後謠諑紛紜，流傳通緝人數竟達五十名之多，其中也有魯迅。注(19)

此外還有高長虹。此人雖是魯迅弟子，但不久便背叛而去，成爲一個口是心非的空論家。關於這些情況，馮至曾記述道：

『一九二六年八月，魯迅離北京去厦門，不少青年學生紛紛南下，投身革命，北伐戰爭不斷取得勝利，北京在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下，充滿恐怖，暗無天日，成爲一座死城。』馮至和陳煒謨、陳翔鶴，還有韋素園、臺靜農等人碰在一起談天，『至於主要的話題，則是魯迅在厦門的情況，自然也談到高長虹的問題。……他狂妄自大，自以爲能掀起一個席卷一切的狂飈運動，在上海成立狂飈社，出版《狂飈》周刊，懷着陰暗的心理，先是打着魯迅的幌子，隨後又拼命地攻擊魯迅。』注(20)

當然，『愚蠢的人們』決不僅限於此。對於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后，尤其是北伐後在上海的忙亂生活，馮至不會不了解的。一九四八年他在北京寫文章說：

魯迅先生一生的精力都用在對於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批判上邊。批判者和粉飾太平的人們永久處在相反的地位。前者儘量指出社會和文化的病症，以便設法醫治，使之恢復健康；後者則千方百計要把病症遮掩住，讓病症在體內發展下去，而病者則因之更爲衰弱，以至於死亡。前者是本諸良心的，却往往被誣蔑爲『匪徒』；後者是昧良心的，反倒被稱爲『君子』。所以批判者在指出社會的病症時，也要揭發出那些遮掩病症的『君子們』的本來面

目。魯迅就把這個鬪爭視爲他自己的職責：他指出社會的病症，是由於對於人類的希望：他揭發這些『君子』的本來面目，是讓人不要受他們的欺騙。注(21)

從本質上來說，『愚蠢的人們』就是這一群僞君子。有的時候，即使一瞬的陽光照亮了前途，但馬上就有烏雲從後面覆蓋上來。

《十四行集・魯迅》第四節的『你走完你的艱險的行程，／艱苦中祇有路旁的小草／曾經引出你希望的微笑。』這是全詩的結尾。第一節取魯迅《野草》中的《一覺》，謳歌魯迅對淺草和沉鍾的成員們的慈愛和期待。第二節叙述馮至個人對魯迅的感謝和哀惜。第二節后半部至第三節揭露了那些僞君子們破壞時代的肆意橫行，并向他們勇敢地宣戰，同時再一次肯定了魯迅作爲維護者的不知疲倦的崇高精神。第四節則表達了對魯迅的追悼，并再次表明了決不辜負魯迅曾經傾注於他們的期望的決心。

『你走完你的艱險的行程』馬上會令人清楚地想像出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下午的魯迅葬禮的場面。馮至當時的情景是：『我和楊晦、姚可崑參加了魯迅出殯的行列，從殯儀館到萬國公墓，挽歌的歌聲此起彼落，漫長的隊伍好像沒有盡頭，我們也不希望・很快地到達墓地。我心裏想，我們在這裏，也代表了不在上海的陳翔鶴、陳煒謨、林如稷，他們都會跟我們一樣感到悲痛。』注(22) 魯迅逝世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而馮至一九四一年寫《十四行集・魯迅》的時候，一定是將魯迅的一生與走在送殯行列中的自己交織在一起，從而喚醒了對往事的記憶。

我們從『艱苦中祇有路旁的小草／曾經引出你希望的微笑。』很自然地聯想到《野草》的首篇《秋夜》：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眞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現在還開着，但

是更極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來，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后接着還是春，蝴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於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着。注(23)

這個開着連名字也不知道的小粉紅花的庭院，是魯迅當時居住的北京阜城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房子不太大，是華北常見的那種四合院，現在是魯迅博物館的一部分。如前所述，馮至和陳煒謨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所訪問的地方正是這裏。

細小的粉紅花在寒冷的夜氣中，瑟縮着身子做着夢。在夢中她聽到了削瘦的詩人的吟誦——無論怎樣惡酷的季節來臨，其後也必是粉蝶亂舞，蜜蜂唱春的季節的到來，她平添了勇氣，微笑了。關於『瘦的詩人』所告白的『秋雖然來，冬雖然來，』石尙文和郭忠強認爲是源於十九世紀英國詩人雪萊的『西風歌』結尾的詩句。注(24)關於『極細小的粉紅花』，最早評論《野草》的馮雪峰主張：『幷不否定「秋後要有春」的小粉紅花的夢』，注(25)李何林認爲：『作者當時感到中國的黑暗統治對於人民的重壓；……他同情小粉紅花似的弱小者的處境和夢想，……』注(26)孫玉石則認爲：『小粉紅花在威逼下瑟縮的慘狀，象徵了現實中反動勢力對青年一代的壓迫和摧殘。』注(27)李何林說也好，孫玉石說也好，都沒有大的差異。我們可以斷定『極細小的粉紅花』是比喻當時在反動勢力壓迫下遭受苦難的青年們。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十四行集・魯迅』中，馮至很可能有意識地把『路旁的小草』比作自己這些魯迅眼中的年輕人。幷且，對含有這層意義的『路旁的小草』，魯迅曾經發出『希望的微笑』，決不象『秋夜』中那樣，『路旁的小草』自己發出『希望的微笑』。我們可以感覺出魯迅的『希望的微笑』乃是對馮至這些青年人的期望。

根據上述的分析，《十四行集・魯迅》的第四節第十四行（最後一行）又回歸到第一節，前後相呼應。照這種理解，初版本的『凋謝』似比再版本的『消沉』更充滿生機。第一節中初版本的『深夜』也比再版本的『黃昏』更深刻地表現了現實。之所以改爲『黃昏』，大概是作者後來查閱《野草》的《一覺》，得知魯迅編校青年作者的文稿是在黃昏的緣故吧。

馮至的《十四行集・魯迅》一詩，作爲一部文學作品來說，由于其內涵極豐而有分量，所以篇制的規模似略嫌過小。雖然如此，這篇作品仍然很深刻地表現了詩人一九四一年對於魯迅深切的思念之情。

（三）

前面《十四行集・魯迅》的全篇做了一些探索。下面我想進一步研究一下第四節『曾經引出你希望的微笑』中的『希望』。

前面已講到馮至在北京大學求學時，曾熱心地購買和閱讀連載魯迅《野草》的《語絲》雜誌。這裏還有一段插曲可以說明這一情況。馮至在《蘇聯文學》一九四九年十月號上發表《愛情詩與戰鬪詩》一文，其中有這樣一段：

> 在匈牙利，和人談起匈牙利過去的詩人，其中最燦爛的名字當然是裴多菲。……像匈牙利的裴多菲，德國的海涅，在統治者的眼中本來都是『叛徒』，那些文學史家是不肯承認這些『叛徒』們的作品的眞意義的。但這些『叛徒』由於眞實的生活與熾熱的良心在詩歌上得到偉大的成功，爲人民愛好，文學史的作者不能對他們一字不提或是完全否定他們的地位，於是想出一個巧妙的辦法，就是祇講他們的愛情詩，不談他們的戰鬪詩。……由於

海涅和裴多菲的遭遇，我想起我個人和西洋文學的一些因緣。在我剛剛學習德文時，我讀到魯迅先生翻譯的幾首裴多菲的詩，感到愛好。正巧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裏找到一部德文版的裴多菲詩集，前邊有一篇裴多菲的傳記，我於是根據這篇傳記寫了一篇裴多菲介紹。[注28]

這篇介紹刊登在一九二六年八月發行的《沉鐘》半月刊第二期上，題目是《Petofi Sandor— 馮至》。刊登魯迅譯詩《A. petofi 的詩》[注29]的雜誌是《語絲》第九期（一九二五年一月二日）和第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各篇均署名爲『L. S 譯』。馮至在北京大學教員預備室親手交給魯迅《淺草》第一卷四期的時間是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所以，魯迅譯詩的發表，大約是在此之前兩三個月的事情。

《語絲》第九期有兩篇：《我的父親的和我的手藝》、《願我是樹，倘使你……》。第十一期有三篇：《太陽酷熱地照臨……》、《墳墓裏休息着……》、《我的愛…幷不是…》。這五篇中，有四篇是愛情詩，而《我的父親的和我的手藝》則有些奇特，按馮至的兩種分類，可以算『戰鬪詩』：

我的父親的和我的手藝

從幼小以來，親愛的父親，
你的誠實的嘴囑咐我，很諄諄，
教我該像你似的，做一個屠獸者——
但你的兒子却成了文人。
你用了你的傢伙擊牛，

我的柔翰向人們開仗——
所做的都就是這個，
單是那名稱兩樣。注(30)

刊載斐多菲譯詩的《語絲》第九期和第十一期之間，也即第十期上發表了魯迅的《希望》——野草之七。其中引用了著名的斐多菲的《希望》之歌。根據前述馮至的話，他大概不會看不到的。

而現在何以如此寂寞？難道連身外的青春都已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麼？
我祇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我放下希望之盾，我聽到 Petofi Sandor (1823—1849) 的希望歌：

希望是什麼？是娼妓：
她對誰都蠱惑，將一切都獻給；
待你犧牲了極多的寶貝——
你的青春——她就弄掉你。

這偉大的抒情詩人，匈牙利的愛國者，爲了祖國而死在可薩克兵的矛尖上，已經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詩至今沒有死。

但是可慘的人生！桀驁英勇如 Petofi，也終於對了暗夜止步，回顧着茫茫的東方了。他說：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注(31)

魯迅寫此文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斐多菲——這個名字對於魯迅來說，無異於一個表述希望的語滙。這個名字在

魯迅的言論中隨處可見。早在一九〇七年，魯迅在日本東京寫的《摩羅詩力說》中就提到了裴多菲。隨后一九〇八年八月的《裴象飛詩論》、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的《〈奔流〉編校後記》，以及一九三五年七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也都出現了這個名字。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魯迅在《〈野草〉英文譯本序》中曾言明：『因爲驚異於青年之消沉，作《希望》。』在魯迅胸中永不會熄滅的對於青年們的希望，也卽『你希望的微笑』，正是具有裴多菲那樣的力量。這是馮至所理解的。爲了進一步明確這一點，我們再看魯迅的兩篇文章（均發表在一九二五年的《莽原》雜誌上）：

> 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爲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注(32)

> 更進一步而希望於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群衆，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注(33)

在灰心、失望、悲哀不斷發生的日常生活當中，幷且甚至當黎明卽將來臨的時候，越是遇到不可感知的絕望環境，在馮至的腦海中越是廻盪着那充滿信念的聲音。那堅毅的容貌不就是北京阜城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的主人嗎？一九四一年一月，發生了皖南事變，在日中戰爭正酣之際，再次爆發了國共內戰，昆明自然也開始布滿了陰雲。馮至蟄居在距城區約八公里的一片荒無人迹的林場茅屋裏，細讀《魯迅全集》。從年代來考證，這套《魯迅全集》應是『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由《魯迅全集》出版社一九三八年六月在上海刊行的。馮至說，其中的雜文，尤其是第一卷所收的《墳》的《題記》和《寫在〈墳〉後面》，當時使他深受感動。注(35)

我讀他們筆鋒銳利的論戰文字，時常想到魯迅在《墳》的《題記》和《寫在〈墳〉後面》裏的兩段話。魯迅

說：『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卽如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爲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爲了我的敵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他還說：『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便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注(36)

這段引文的前半部收在《題記》（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於厦門），後半部收在『寫在〈墳〉後面』（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包括前面提到的《一覺》、《秋夜》、《希望》等結成的散文詩集《野草》和小說《吶喊》，合編爲這套全集的第一卷。

馮至一九四一年在昆明的林場反覆研讀的《墳》中的這些話，竟和一九三五年七月刊行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中魯迅寫的《導言》所引裴多菲的詩的內容偶合：

這使我又記起匈牙利的詩人裴多菲（Petofi Sandor）題B・S夫人照相的詩來——

聽說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
我希望不至於此，
因爲他是苦惱的夜鶯，
而今沉默在幸福裏了。
苛待他罷，
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來。注(37)

況且，魯迅曾兩次評論馮至他們『沉鐘』的年輕人是在『風塵湨洞中』躑躅，而魯迅也自感到『我轉輾而生活於風

沙中』。注(38)馮至想到這些事的時候，他的心中會湧起無限的共鳴，這本是情在理中的事情吧。擬人化的小粉紅花，可以說就是馮至自身，而魯迅望着他，油然而生的『希望』，又誘發了潛伏在馮至那絶望心底的共同的『希望』。

(四)

那麼，這個魯迅的形象是怎樣在馮至心中形成的呢？要回顧這個歷程，就要詳細研究一下《十四行集・魯迅》第二節中的『深情』。爲了便於說明，我們先按時間順序來觀察一下，前面已叙述過的省略不錄。

一、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那一年，即馮至考入北京大學之前，就接觸了魯迅的作品。當時他住在北京四中的宿舍裏，正上三年級（當時爲四年制）。他閱讀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上的魯迅短篇小說《葯》和以唐俟筆名發表的《隨感錄》，由於班裏一個同學戴昌霆的父親與魯迅同在教育部供職，所以他得以知道唐俟就是魯迅。同年十二月，他閱讀了晨報『一周年紀念增刊號』上的《一件小事》，深受震動。注(39)

二、北京大學學生時代。時間是一九二二年下半年，結束了兩年的予科，正上本科第一學年。從這學期起，北大中文系開設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馮至雖籍屬外語系德國文學專業，却也前來聽課，『我們要求認識魯迅的心情與日俱增』。注(40)

一九二六年第三學期的暑假中，八月即將去厦門的魯迅託人送給馮至一部德語版的萊蒙托夫詩集《當代英雄》。魯迅內心似是希望年輕的朋友馮至來翻譯的，可是很慚愧，竟辜負了這般厚意。(注41)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魯迅給韋素園的信中這樣寫着：

《墳》想已出，應送之處，開出一單附上。

……陳煒謨

馮至

上兩人是沉鐘社裏的，不知尙在京否？如知地址，希郵寄。注(42)

雜文集《墳》之於馮至，猶如座右之銘。同年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馮至給在廣州的魯迅寄去剛剛出版的第一部詩集《昨日之歌》（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北新書局）。『由於陳煒謨常常一半嚴肅，一半開玩笑地說我的詩缺乏時代氣息，沒有擺脫舊詩詞中的情調，我把這個評語，作爲我自己的看法寫給魯迅，并向魯迅表示，我打算北大畢業後到廣州去工作。』注(43)

魯迅卽覆信。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得馮君培信幷〈昨日之歌〉一本，九日發。』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覆馮君培信。』注(44)

魯迅的覆信據說已在抗日戰爭中失落，其大概內容是：他認爲我的詩幷不像我信中所說，有那麼多舊詩詞的痕迹；關於到廣州去的事，他勸我愼重考慮，他說廣州跟北京沒有什麼兩樣，他周圍所遇到的仍然是他深惡痛絕的『正人君子』，他自己也在打算儘快地離開廣州。注(45)

三、一九二七年夏，馮至北京大學畢業。關于其後與魯迅的接觸，他記述道：

當我於一九二八年初在冰雪漫天的哈爾濱收到未名社寄來的魯迅翻譯的《小約翰》時，眞是喜出望外，彷彿親

自見到魯迅的容顏。那時我利用新年三天的假期寫過一首長詩《北遊》，在接到《小約翰》後，便把其中最後一句『他逆着凜烈的夜風，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卽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艱難的路。』作爲這首長詩的題辭，覺得很恰當。注(46)

馮至的第二部詩集《北遊及其他》，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由沉鐘刊行。其中的長詩《北遊》（三七頁）的題辭確實是《小約翰》譯文的最後幾句，幷署有『——望藹覃：小約翰』的字樣。據《魯迅譯文集》第四卷（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小約翰》（Dekleine Tohannes）的『引言』（三頁）說明，譯文所據原本是一九〇六年從東京丸善書店購入的《文學的反響》（Das litterarische Echo, 一八九九年八月一日版）第一卷第二十一期的德文本。作者拂來特力克望藹覃，荷蘭作家。這篇長篇小說譯文的《引言》是魯迅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魯迅日記》爲三十一日—筆者注）在廣州東堤白雲路寫的。當時他住在白雲樓二十六號一座公寓的二樓。很巧合的是，第二天三十一日的日記中，記有前述給馮至的覆信。查閱魯迅譯《小約翰》一五九頁，確實有馮至所引用的一段文字。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馮至和楊晦、陳煒謨在魯迅舊居訪問了從上海回京探親的魯迅。後來『我們約他到中央公園午餐，一直談到下午五時。』注(47)《魯迅日記》中有如下的記載：

『五月二十四日晴。上午郝蔭潭、楊慧修、馮至、陳煒謨來。午同至中央公園午餐。』注(48)

一九三一年七月六日，正在德國留學的馮至寫了兩封信，附在詩荃的信一起寄給魯迅。

『六日雨。……得詩荃信，上月十八日發，附馮至所與信二種。』注(49)

一九三五年九月六日『魯迅日記』載：

『六日，曇。……下午楊晦、馮至及其夫人見訪。』（《魯迅全集》第十五卷二四四頁）文中出現了馮至及其夫人。對這件事，馮至回憶道：

『一九三五年九月，我從德國回國，路經上海，楊晦跟我和我的愛人姚可崑去看魯迅，在內山書店附近的一座小咖啡店裏談了一箇下午。』[註(50)]當時，『魯迅還告訴我們說，他在半年前爲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編選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裏邊選了《淺草》、《沉鍾》中到一九二六年爲止的一些小說，現已出版。』[註(51)]由此可知，魯迅告訴了他們《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所寫的《導言》中，評價馮至爲『中國最爲傑出的抒情詩人馮至』，這樣的話當時并沒有講。馮至隨後看到這樣的評價時，其驚訝激動的心情自不必待言。這次是馮至最後一次和魯迅會面，但馮至從魯迅的言談中所受到的鼓舞肯定是無法估量的。他對於魯迅的『深情』是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從一箇年輕的學子到傑出的詩人逐漸在心中形成的，決非是一時激動之言。

（五）

馮至到達昆明是一九三八年舊曆十二月。他從一九三六年夏開始在高等學校供職，翌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一爆發，即隨所附屬的上海同濟大學向內地轉移，從此輾轉各地。浙江省金華縣爲第一階段，隨後轉入江西省贛縣，十月下旬從贛縣出發，經湖南入桂林，又經八步、平樂、柳州、南寧，乘滇越綫最後到達雲南省的昆明。[註(52)]先在大東門內報國寺街找房住下，不久即移居東城節孝巷內怡園巷。鄰居還有聞一多，聞家駟。一九三九年夏轉入西南聯合大學外語

系，與原設在蒙自的西南聯合大學文、理、法三箇學部遷至昆明，幷在大西門外建立校舍是在同一時期。

但是，一九四〇年九月三十日日軍轟炸昆明後，從十月一日起馮至疏散到早已準備好的楊家山林場，住在茅屋中。直到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馮至在這裏住了大約一年，當然是携帶眷屬的。《十四行集》二十七篇便是在這一年創作的。歌頌魯迅的一篇也是這箇時間和空間的產物。這箇林場是同濟大學的同僚吳祥光的父親用二十年的時間經營起來的，方圓十公里，種有松樹、柏樹、有加利樹等。茅屋祇有兩間，四周荒無人迹。唯一的一間管理人住的小瓦房座落在相距很遠的地方。

馮至每周兩次步行八公里去城裏的西南聯合大學外語系上課，在教員宿舍住一夜，然後順原路返回茅屋。注(53)在這裏『自然界的一切都露出來，無時無刻不在跟人對話，那眞是風聲雨聲，聲聲入耳，雲形樹態，無不啓人深思』。注(54)夜裏遠處的狼嚎震人耳鼓。

移居林場的茅屋不久，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夜，由冬青文藝社在西南聯合大學南區學校的教室，主辦了『紀念魯迅逝世四周年』集會。馮至當然也發表了演說，但當時『我祇談了些我對魯迅的認識，沒有比較全面地闡述魯迅的精神。』注(55)來邀請馮至演講的兩箇人是袁方和杜運燮。注(56)

關於『冬青文藝社』，劉北汜的《見書思人》杜運燮的《白發飄霜憶『冬青』》都有詳細介紹。冬青文藝社是西南聯大的學生社團，創辦於一九四〇年初，直到一九四六年聯大解散，始終未間斷活動。社員中除杜運燮、袁方外，還有劉北汜、肖珊（陳蘊珍，後和巴金結婚）、汪曾祺、林元、馬西林、肖荻、穆旦（查良錚）等。他們不斷召開文藝座談會，西南聯大的教員馮至、聞一多、卞之琳、李廣田自不必說，作家巴金、老舍，詩人雷石榆等也是常客。不久以

後，這一群年輕人中湧現了大批的詩人和作家。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晚多青文藝社主辦的這次集會，大概是一箇契機，使馮至的心中張烈的浮現出魯迅的形象。從馮至所說『沒有比較全面的闡述魯迅的精神』這句話，我們感覺到了詩人要創作《十四行集・魯迅》的萌動。另外，馮至在再版《十四行集》的『序』中，曾談到創作『十四行集』之八《一箇舊日的夢想》的經過，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他創作《十四行集・魯迅》的直接原因：

有一次，在一箇冬天的下午，望着幾架銀色的飛機在藍得像結晶體一般的天空裏飛翔，想到古人的鵬鳥夢。注(58)這飛機很值得注意，因爲它是曾引發魯迅寫出《一覺》的不尋常之物。這箇時期距離創作《十四行集・魯迅》斷不會很遠。

（一九八八・五・九寫完）

（一九八八・七・十報告於漢城大學）

注

（1）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桂林明日社刊《十四行集》二九頁

（2）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開明書店刊《詩的藝術》。李廣田在評論中所引用的《十四行集・魯迅》有三處與一九四二年五月版有出入，估計是作者引用時的筆誤。

（3）一九四四年二月新民印書館刊《談新詩》，一九八四年二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刊《談新詩》

馮至與魯迅（秋吉）

（4）劉北汜《見書思人—憶李廣田先生》一九八六年十月北京大學出版社雲南人民出版社刊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校史編輯委員會編《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大—》一二八頁

（5）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九日，北京大學第一院語絲社刊《語絲》第七十五期

（6）《魯迅全集》第十四卷五四頁

（7）《馮至選集》第二卷四一七頁
（8）《淺草》第一卷第四期
（9）張曉萃《沉鍾社始末附〈沉鍾〉周刊總目》一九八七年八月《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10）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刊《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四輯四二〇頁
（11）張曉萃《沉鍾社始末》
（12）《語絲》第七十五期《一覽》
（13）馮至《魯迅與沉鍾社》
（14）《魯迅全集》第十四卷五九八頁
（15）《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第二集一頁
（16）馮至《魯迅與沉鍾社》
（17）馮至《魯迅與沉鍾社》
（18）《淺草》第一卷第四期一頁
（19）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馮至《笑談虎尾記猶新》
（20）馮至《魯迅與沉鍾社》
（21）一九四八年《魯迅先生的舊體詩》，《馮至選集》第二卷二一二頁
（22）馮至《魯迅與沉鍾社》
（23）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語絲》第三期
（24）一九八二年六月長江文藝出版社刊《野草淺析》十一頁
（25）一九五五年十月作，十二月修改《論〈野草〉》，《馮雪峰文集》第四卷二七三頁
（26）一九七三年九月，陝西人民出版社刊《魯迅〈野草〉注解》（修訂本）二三頁
（27）一九八二年六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刊《〈野草〉研究》一九頁
（28）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新華書店初版《東歐雜記》六二頁
（29）一九五九年一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刊《魯迅譯文集》第十卷七三四頁《Petöfi Sandor 的詩》
（30）一九二五年一月二日《語絲》第九期《我的父親的和我的手藝》
（31）《語絲》第十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32）《燈火漫筆》一九二五年五月《莽原》第二期
（33）《雜憶》一九二五年六月《莽原》第九期
（34）《自傳》一九八五年八月四川文藝出版社刊《馮至選集》第三卷四九九頁
（35）《昆明往事》一九八六年《新文學史料》第一期六七頁
（36）《昆明往事》一九八六年《新文學史料》第一期六七頁
（37）《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第二集
（38）《華蓋集》《題記》一九八一年刊《魯迅全集》第三卷三頁
（39）《魯迅與沉鍾社》
（40）《魯迅與沉鍾社》
（41）《笑談虎尾記猶新》，《馮至選集》第二卷三九一頁

（42）《致韋素園》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刊《魯迅全集》第十一卷五二四頁

（43）《魯迅與沉鍾社》

（44）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刊《魯迅全集》第十四卷六五七頁

（45）《魯迅與沉鍾社》

（46）《魯迅與沉鍾社》

（47）《魯迅與沉鍾社》

（48）《魯迅全集》第十四卷七六四頁

（49）《魯迅全集》第十四卷八八五頁

（50）《魯迅與沉鍾社》

（51）《魯迅與沉鍾社》

（52）《自傳》《馮至選集》第二卷四九九頁，《昆明往事》一九八六年《新文學史料》第一期

（53）《昆明往事》，《序》一九四九年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刊《十四行集》一頁

（54）《昆明往事》

（55）《昆明往事》

（56）《昆明往事》

（57）一九八六年十月北京大學出版社，雲南人民文學出版社刊《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大—》一二六頁，三二三頁

（58）民國三十八年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刊《十四行集》一頁

—完—

（荀春生譯）